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庾子山集卷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_臣李紱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_臣周紹濂

欽定四庫全書

庾子山集卷一

周 庾信 撰

錢唐倪璠纂註

賦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并序

華林園起自魏明帝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園晉紀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應貞有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按周書明帝時會羣公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魏在鄴都晉在洛陽後周承其名或名華林或名芳林其為長安別館洛下舊宮是所未詳又

按本序暫離北闕聊宴西城賦云日下澤宮筵
闌相圍悵徙蹕之留歡春迴鑒之餘舞知華林
園是長安城西別苑可以朝出暮歸者
也幸華林園當是武帝事注見序文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
政七十載脩壇河洛

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
色臨壇吐河論語考比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
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
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
視五老飛為
流星上入昴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
顧野王玉符
瑞圖虞舜時

黃龍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
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夏后瑤臺之上或

御二龍

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
璿臺於水之陽瑤臺璿臺也山海經曰大樂之

野夏后啓於此舞
九代馬乘兩龍

周王玄圃之前猶驂八駿

穆天子傳
春山之澤

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聚先王所謂縣圃
又曰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綠
耳八駿之乘是也亦見列子郭璞紀年曰穆王十七年
西征於崑崙見西王母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
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閼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
我大周之創業也

宇文氏國

號曰周

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

楚語

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
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
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雲紀御官鳥司從職

左傳鄭
子曰昔

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皞摯之立也鳳凰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司徒也鵙鳩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皇王有秉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莊子廣成子謂

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郭象注皇王殊迹隨世異名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宜直天

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皇帝

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皇帝謂周武帝也賦云歲在昭陽蓋歲陽為辛而不詳其

歲陰按子山入魏而後兩歷辛年武帝保定元年為辛巳天和六年為辛卯幸華林園馬射於史不載以意推之當為武帝也墨子曰上聖立於天子其次立於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

聖運鍾
下武

通乾象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

夔為樂正聞之九成

尚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夔命汝典樂教胄
子又蕭韶九成

克已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

左傳曰
古也有

志克已復禮仁也史記
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

加以卑宮菲食

見論語

皂帳緋衣

賈誼治安策曰且帝之身自
衣阜緋師古曰緋厚繒也

百姓為心四海為念西郊

不雨即動皇情東作未登彌迴天眷

易云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堯典平秩

東作孔傳曰歲起於東
而始就耕謂之東作

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烏

尚書
帝驗

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又王子年拾遺
記越王入吳國有丹烏夾王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烏

臺言丹鳥之瑞也

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鷺

王子年拾遺記魏禪晉之歲北闕下

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奏聞帝使羅之得一白鷺以為神物於是以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議相符焉

銀窻金船

顧野王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窻出莊子音義窻烏送反同窻禮運鄭

注器謂若銀窻丹甑也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王後池

山車澤馬

禮記山出器車

禮斗威儀曰其政太平山車垂鉤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澤出神馬

豈止竹葦兩

草共垂甘露青赤三氣同為景星

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

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史記天官書曰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精漢書

作脛孟康曰脛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共為景星也

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

山海經雕題國在鬱水南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

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鑿齒持盾郭璞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

長五六尺烏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

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

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地理志曰自天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

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有譯長屬黃門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

南去京師三萬里顏延年曲水詩序云迴面受吏向曰謂受郡縣之化

於時玄鳥司歷蒼

龍御行

左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郭璞曰詩云燕燕于飛一

名玄鳥齊人呼鳬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
是一名玄鳥也或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
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天官書曰東
宮蒼龍文耀鉤曰東宮蒼帝其精為龍周禮馬八尺已
上為龍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羔獻冰開桐華萍生月令獻羔
春之月又曰仲春之月桐始華淮南子曰季春之月桐
始華萍始生詩義疏曰澹水上浮萍蘼大者謂之蘋小
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

而泰階平閭闔開而勾陳轉

尚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漢書曰願陳泰階六符孟

康曰泰階三階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
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
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
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

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圻也應劭曰閭闔天門也三輔黃圖宮之正門曰閭闔天文志曰鈞陳六星在紫宮中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迫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星經後句四星為四輔其句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東都賦千乘雷動萬騎紛

紆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張衡西京賦云芝蓋九葩春旗

青旗也月令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淮南子云建青旗注熊虎曰旗言楊柳與春旗皆青色也

乃命羣

臣陳大射之禮

周禮宗伯禮官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釋云大射謂將祭祀

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

雖行祓禊之飲即同春蒐之儀

風俗通曰周禮

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外傳鄭國上已於溱洧兩水

上祓除不祥裴子野宋畧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禊
飲樂遊苑作詩詔顏延年作序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
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
三月三日祓禊之飲舊有之矣今用馬射合古春蒐也
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師旅遂以蒐田左氏傳曰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 止立

行宮裁舒帳殿

天子行所在名曰行宮帳殿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階無玉壁

既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

河間碑漢靈帝事藝文類

聚載後漢張超靈帝河間舊廬碑云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樓間道丹階紫房金蔥鬱律玉壁內瑤許昌地名魚豢典略曰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何晏賦云青瑣銀鋪是為閨闥注銀鋪以銀鋪首也長門賦云排玉戶而撼金鋪洛陽宮殿簿曰許昌景福殿七間言此行宮帳殿不

必有金玉之麗也

洞庭既張承雲乃奏

莊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淮南子有虞氏其

樂咸池承

騶虞九節狸首七章

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周禮射人職曰王

雲九韶

射樂以騶虞九節諸侯射樂以狸首七章鄭司農曰騶虞聖獸也

正繪五采之雲壺寧

百福之酒

禮記曰失諸正鵠鄭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疏云正鵠皆鳥名也正音征繪畫文也考工

記曰繪畫之事雜五色詩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又曰干祿百福壺盛酒器也

唐

弓九合冬幹春膠

周禮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又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弓人曰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上云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鄭注皆謂煮用其皮或

用角夏箭三成青莖赤羽

子虛賦曰右夏服之勁箭素隱曰按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

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其夫亦良六韜曰陷堅陣
攻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副注云電景青
莖赤羽以鋼為首韓詩外傳曰赤羽如日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漢
武帝神馬出渥洼水中為太一歌云霑赤汗兮沫流赭
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世說王武子好馬買地作
埒編錢匝地竟埒紅陽飛鵲紫驚晨風皆良馬名張協
時人號曰黃金埒紅陽飛鵲紫驚晨風七命曰駕紅陽
之飛燕李善注或云駿馬圖有舍陽即紅聲之誤銑曰
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尸子曰我得而治民則馬有
紫驚蘭池西京雜記文帝有紫驚騶等名劉劭趙都賦
良馬則飛兔矣斯常驪紫驚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
皆取鳥名馬言疾走唐成公之肅爽海西侯之千里左
若飛也晨風鵠屬

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
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逵云色如霜

執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爽音霜或作驕驕漢書上以李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又曰貳師將軍斬大宛王獲汗血馬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號一日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

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竿箭輪銜竿亦沒矢也吟猿養由基事落雁更羸事皆言其善射也注詳見下文

鐘鼓震地塵埃漲天酒以罍行餽由鼎進罍酒器詩曰我姑酌彼金

罍毛傳金罍酒器也周禮王旦舉鼎十有二物皆有采俎鄭注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

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為市

漢書文帝賜鄧通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又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

下之亡命者益鑄錢有兩銅山故云合徒也西京雜記並載其事

太史聽鼓而論功司

馬張旃而賞獲

周禮鼓人職云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

其聲用又司馬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錡鐃之用爾雅因章曰旃郭璞曰以白練為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為旃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

納上林賦云綠林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山藏海納即上林賦所謂江河為陸泰山為櫓者也

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陸音祛

實天下之至樂景福

之歡欣者也

詩曰君子萬年以介景福既若木將低金波欲上日也若木

金波月也楚辭折若木以拂日漢書樂章云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流波也

天顧

惟穆賓歌惟醉

詩天子穆穆詩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云旅酬下偏

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

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

按此知華林園是長安城

西別館也

即同鄠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

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會康有鄠

宮之朝杜預曰鄠在始平鄠縣東有雲臺康王於是會諸侯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小臣不舉奉詔為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

容豈陳梗槩

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注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

薛綜注梗槩不織密言粗舉大綱也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

史記歷書云昭陽作噩四年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垂酉

也辛酉歲今云昭陽蓋辛年也而歲支不詳爾雅曰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昭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杜元凱以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漢書律歷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知其日上巳其時少陽

西京雜記三月上巳張樂於流

大梁為三月也

水上已即三月三日也漢書丙吉傳云方春少陽用事

春史司職青祇效祥謂太

史也青祇謂青帝也其神勾微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芒晉張協詩云春郊禮青祇

建章

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之館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屬車醺酒複道焚

香

揚雄酒箴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載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

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小雅伐木云醺酒有萸毛傳云以筐曰醺正義曰醺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

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三輔舊事曰桂宮周迴四十里內有

複道橫度西至神明臺

皇帝翊四校於仙園

一作翊四迴六龍於

天苑

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一作帝閑者周禮

校人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楚辭曰維六龍於扶桑曹子建與吳質書曰抑六龍之首翰曰六龍日車也史記天官書參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稀暗則多死亡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師古曰養鳥獸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對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

上林賦曰西馳宣曲三輔黃圖宣曲宮在昆明

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為名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曰登陂陀之長坂兮

華蓋

平飛風鳥細轉路直城遙林長騎遠

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

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西京賦曰華蓋承辰天畢前驅注云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郭延生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一曰帷宮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

宿設帳殿開筵旁臨細柳斜界宜年

周禮為帷宮設旌門鄭注謂王行畫

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王融曲水詩序緹帷宿置善曰周禮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帳殿注見前三輔黃圖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檄是也上林賦云掩細柳郭璞曰細柳觀名在昆明開鶴一作列之池南宜年疑斬年黃圖云斬年宮在雍

陣靡魚鬚之旃

左氏傳曰鄭翮顧為其鵠其御願為其鵠杜注鵠鵠皆陣名一作鵠列莊子君

必無威鵠列於麗譙之間鵠列陳兵也子虛賦曰靡魚鬚之旃旃郭璞曰以魚鬚為旌旌通帛為旃也行

漏抱刻前旌載鵠

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張衡漏水

轉渾天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禮記曰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鳶也言畫於旌旗之上以取象焉河湄薙草渭口澆泉爾雅曰水草交曰湄

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周禮有薙氏掌山澤芟除草菅鄭注掌殺草謂除道也渭口澆泉者言取渭

水蕩也堦雲五色的暈重圓堦射堦也的暈謂射候之中如月暈也陽管既

調春絃實撫

律歷志竹曰管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絃曰絃

總章協律成

均樹羽

三輔黃圖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薛綜曰舜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魏志曰明帝立總章魏荀

氏傳曰昴為光祿大夫公以魏杜夔所定律品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呂向曰總章禮官也漢書李

延年為協律都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詩曰崇牙樹羽翔鳳

為林靈芝為圃

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至食常竹實棲梧桐終身不去景福殿賦翔

岐陽之鳴鳳水經注天目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物謂之翔鳳林雖非其地翔鳳之名古有之矣漢書武帝

紀甘泉宮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

草銜長帶桐垂細乳鳥嚙歌來花濃

雪聚

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醴葉長一尺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莊子桐

乳致巢司馬彪曰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巢似箕鳥喜巢其中也鳥嚙歌來花濃雪聚言遊此林園啼鳥成

歌落花如雪也

玉律調鐘金鐃節鼓

玉律用玉琯吹之有十二律陽六黃鐘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陰六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也孟康漢書注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周禮鼓人

職云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鄭注鐃鐃于於是咀銜也圓如雄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拉鐵逐日追風

顏師古漢書注銜馬銜也說文馬勒口中銜行馬者咀含味也拾遺記周穆王

八駿四超影逐日而行崔豹古今注始皇有馬名追風王融曲水詩序云逐景追風之駒逐日逐景也說文景

日光也即俗影字

并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

曹植詩云走馬長楸間翰

曰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三輔黃圖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為徵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渭

城縣有蘭池宮又尸子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樂志云馬有蘭池之名矣

汗今沫流諸顏延年赭白馬賦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既觀賢於大射乃頒政於司

弓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

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之有王弧夾庾唐大六者

矣變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畫鹿廩侯也懸熊熊侯也周禮天官司裘

藏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繁弱振

地鐵驪蹋空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王逸楚辭注曰純黑為驪呂氏春秋曰駕鐵驪穆

天子傳八駿有盜驪郭注盜驪為馬細頸驪黑色也蹋空謂騰虛空而行也禮正六耦詩歌

九節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鄭注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

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德成而功立九節者九十弓大射禮曰大侯九十

七札俱穿五靶同穴

左氏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名南卒章云一發五靶毛

傳豕北

弓如明月對墉馬似浮雲向埒

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

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雁失羣而行

斷猿求林而路絕

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

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

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音烈而高飛

故創怯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控

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

玉勒金鞍以金玉為之搖星挾矢也動月張弓也謂

乘馬上而挾矢張弓也周禮考工記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又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動月注見上文乃

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

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又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新迴馬

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

漢書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遂絕和親自馬

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將軍戎

服來叅武讎尚帶流星猶乘奔電

將軍之稱起於左傳魏舒梗陽之獄閭沒

女寬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正義曰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為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為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杜元凱云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武讎者謂射行燕禮也毛萇詩傳云有燕射之禮也流星奔電神駿也陳琳答東阿王牋曰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能追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翾銅爵神兔始聽鼓

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水而

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壘

熊耳按禮器爵上有兩柱

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言其競舉象兩熊耳也周禮鄭注山壘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史記梁孝王有壘構

直千金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應劭曰詩云我姑酌彼金罍罍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水衡之錢

山積織室之錦霞開

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以水衡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

府皆天子私藏也三輔黃圖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司筵賞至

酒正杯來

周禮春官宗伯云司几筵下士二人鄭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掌五几五

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釋曰大射席在虞庠又天官冢宰有酒正之官鄭注酒正酒官之長又曰酒正掌酒

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至樂則賢乎秋水三酒之物馬融廣成頌曰酒正按隊

歡笑則勝上春臺

莊子有至樂篇秋水篇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秋興賦云

登春臺之熙熙是也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

毛詩疏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

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
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
士也澤宮是習射射宮乃行大射云毛萇
詩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悵徒蹕之留

歡春迴鑒之餘舞

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

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鑒鈴也楚辭鳴玉鑒之啾啾迴鑒謂駕旋也

舞一作武欲使石梁銜箭銅山飲羽

闕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

其遲也弓人對曰臣不復見矣臣之精盡於此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猶飲羽於石梁水經注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夫集彭城之橫弧於楚水之蛟飛鏃於吳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

亭之虎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又漢書武帝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

虞舜於九疑登瀟天柱山自尋陽江親射蛟中之亦楚地也吳亭即慶亭吳志建安二十三年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慶音攄陵反四子講德論曰走箭飛鏃釋器云金鏃翦羽之鏃方言云關西

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

况復恭已無

為

出論語

南風在斯

樂記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非有心於蜺翼

豈留情於戟枝惟觀揖讓之禮蓋取威雄之儀

尸子曰楚莊王

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爾雅曰蜺蜺負勞郭云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蛉是也後漢書呂布傳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于

布布率步騎千餘往趨之乃令軍侯植戟于營門布摩
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
決鬪布即一發五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
言志不在於技藝之末惟取揖讓威雄之禮儀耳

小園賦

小園賦者傷其屈體魏周願為隱居而不可得
也其文既異潘岳之間居亦非仲長之樂志以
鄉關之思發為
哀怨之辭者也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巢父山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

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居巢冬則穴處饑則
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放髮優
游可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
也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之地

神仙傳曰壺公常懸一壺空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凡人

也賦之發端言一枝一巢猶可棲遲避息已本長安羈旅之人結廬容身而已不必有高堂邃宇也況乎

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

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

常箕踞榻上當膝皆穿

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

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

盛柳樹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以難酒往

與啖清談而已

豈必連閨洞房南陽樊重之第

後漢書曰樊宏南陽湖人父重

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池灌注西都賦門閨洞開說文閨門也薛綜西京賦注宮門小者曰閨枚乘七

發云洞房清宮連閨謂門閨相連屬也洞通也謂相當也

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

漢書元后傳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說文墀余有數畝敞廬寂寞人外聊以擬涂地也禮天子赤墀

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左傳昭三

年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欲溢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之利也

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

晉書潘岳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退而閒居於洛之埃賦又曰陪京汭伊面郊後市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是其居面城也

况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

左傳

閔二年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周處風土記曰鳴鶴戒露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

鼓

左傳文二年曰臧文仲祀爰居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命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暖爾雅爰居一名雜縣郭注云漢元帝時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樊光云似鳳凰江淹詩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言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而黃鶴非有意於輪軒也臧文不知故祀爰居而爰居本無情於鐘鼓也以喻魏周強欲已仕而已本無情於祿仕也陸

機則兄弟同居

世說曰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叅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

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作鐘言多慷慨

韓康則舅甥不別

晉書曰韓伯字

康伯潁川長社人又殷浩傳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

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子山本吳蝸角蚊睫又足人流寓長安引此二人皆羈旅之時也

相容者也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句有五日而後反爾雅郭注云蝸牛音瓜蝸角喻小也崔豹古今注蝸牛陵螺也形如蟪蛄殼如小螺熱則

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累郭云僕累蝸

牛也晏子春秋東海有蟲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以上似

賦序至爾乃句始是賦然以古韻按之若夫以下疑用韻語蓋賦之發端非序文也今附讀於後所音徒班固

西都賦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古無四聲徒與地第皆通韻矣眠疑作眠漢書敘傳云伯

愴恐起眠事注眠古視字視亦今韻之上聲者也至西漢王根之宅句換韻下皆從之寂寞人外外魚厥切黃

庭經云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漱五牙不饑渴與臘同韻風霜疑作風雪利力藥切如厲之音烈矣樂讀如櫟楚

辭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倖之繩墨至非有意於輪軒
句換韻軒許斤切陸雲夏府君誄曰丘園靡滯驚驥馮
軒宜方伊類捉髮躬動風防惜切楚辭曰上歲蕤而防
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松柏之苦心又
曰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舉低
余車兮芳林鐘鼓疑倒文鼓鐘小雅有鼓鐘之詩鐘鼓
鼓鐘隨文上下鐘字如中之切為渚仍周易訟卦中與
成同韻矣陸機至又足相容同前韻容音淫楚辭曰賢
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
忠而剖心若云陸機則同居兄弟韓康則不別舅甥甥
字亦同韻然古賦用韻或至數語一見今依文讀之至
又足相容乃成音也凡者也等字皆助語之辭不在韻
列如易象去也字詩去兮及之乎矣等字讀之成韻楚
辭招魂去些字大招去只字皆七言詩也或云五言始
蘇李七言始魏帝豈知去此助語自三百篇俱備其體
矣子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喜晴應詔勅自疏韻

詩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

左氏傳曰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杜

預曰窟室地室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馬鑿坯而遁之揚雄解嘲曰或鑿坯以遁言

已縱酒昏酣脫落政事亦如隱士鑿坯而遁也桐間露落柳下風來世說云王恭嘗行至

京口射堂於是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琴號珠柱書名玉杯琴有

柱以珠為之江淹恨賦云橫玉柱而霑軋呂延濟曰瑟有柱以玉為之知琴瑟皆有柱飾以珠玉矣漢書曰董

仲舒說春秋事得失玉杯蕃露清有棠梨而無館足酸

東而非臺漢書曰甘泉有封樂棠梨揚雄甘泉賦云度三巒兮偁棠梨翰曰度三巒山息棠梨館也

水經注曰酸棗縣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子荆故臺賦序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國老云韓

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於山
嶽名公大賢猶含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

世以鑒來今故作賦云茂丘園之邈迤亞五嶽之嗟
猶城言壯觀也謂園中但有梨衆而無臺館之麗矣

得歌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歌側不正貌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孟

康曰南北為縱東西為橫小爾雅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榆柳兩三行

梨桃百餘樹爾雅云榆白粉郭注曰粉榆先生葉却著英皮色白爾雅曰柳有檉旄楊三種說文

云柳小楊也爾雅云梨山檇疏云在山曰檇人植之曰
梨又桃有荆桃冬桃山桃之別言園中有此榆柳梨桃

四種樹木也撥蒙密兮見牕行歌斜兮得路范蔚宗樂遊應詔詩曰遵渚攀

蒙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月令曰寒蟬鳴爾雅郭璞注云寒蟬也方

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衡謂之蟪蜩陳鄭謂之蜉蜩秦晉
謂之蟬海岱謂之螭其小者謂之麥蜚有文者謂之螭
爾雅云弊者翳郭注云樹蔭翳覆地者言蟬有樹翳弊
故不驚也按爾雅釋雉有五曰翬鷃鷃鷃鷃左傳五雉
是也又有鷃雉鴻雉驚雉海雉翟雉翰雉鶡雉皆雉類
也說文曰羅以絲罟鳥也高誘曰羅鳥網也言雉無網
罟可不草樹混淆枝格相交言園中草樹隨其所長不加修葺也
格音閣樹高長懼也

格枝為

山為竇覆地有堂坳

言園之極小任其自然而成山水也論語曰譬如為山未

成一簣包咸曰簣土籠也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遁藏狸並窟乳鵲重巢顏師古急亦謂有坳垤形也坳於交反就篇注云狸一名羆江淮陳楚謂之為狌其子狌鵲者亦因聲以為名也其為鳥也知來作巢則避太歲淮南

子曰鳥鵲識歲之多謝萬春賦云連珠細茵長柄寒匏草靡靡以成

茵連珠細茵者言其草實可食歷歷如貫珠也又按茵席也或言細草連貫如珠若鋪茵席也世說曰陸士衡

詣劉道真劉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蘆得種來不論語何宴注云匏瓠瓜也可以療饑可

以棲遲高士傳四皓歌曰煜煜紫芝可以療饑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言已在小園並鳥獸以棲遲

食草實以療饑無求於安飽也敝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

帽戶平行而礙眉言園小而處所亦極狹漏也妨帽礙眉言其低也庾闡著狹室賦墨子曰

堯舜茅坐帳無鶴支牀有龜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徵至武昌甚

尊敬之稱為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

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莫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鄴所
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一
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
上遲迴復去坐帳無鶴者言已無仙術可歸建鄴也時
梁都建鄴思歸故國矣抱朴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
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牀至後死家人移牀而龜猶生
此亦不滅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
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家象龜之
息豈不有以乎支牀有龜者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
喻已久住長安若龜支牀矣烏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
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歷陵地名漢屬豫章郡宋書
五行志曰永嘉六年七月豫
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水經注曰豫章城之
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
枝葉扶疎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
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

如初咸以為中興之祥也按歷陵即禹貢敷淺原雖所屬迤邐是即豫章枯木矣又地理志曰梁國睢陽故宋國按墨翟宋人也呂氏春秋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故云睢陽亂絲言園中雖有花鳥可樂而已心灰如槁木髮白如亂絲也亂絲言蓬頭白髮其色若素絲也又按史記梁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七十里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柳賦云于嗟細柳流亂輕絲是亦睢陽亂絲然不如素絲之義兼類

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

左傳云趙盾夏

白髮也曰夏日可畏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言心中惟有怖畏悲涼而已不復知有樂也

一寸二寸之

魚三竿兩竿之竹

字林曰竿竹挺也

雲氣蔭於叢著金精養於

秋菊

史記龜策傳曰聞著生滿百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必有雲氣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

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禮記曰季秋菊有黃
華玉函方云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 棗酸梨

酢桃櫪李萸

爾雅曰櫪酸棗郭璞曰樹小實酢馬第伯
封禪記曰酢梨酸棗爾雅曰櫪桃山桃郭

璞曰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云生山中者名櫪桃謝靈
運酬弟詩曰山櫪發紅萸萸山李也即詩所云唐棣草
木疏曰粵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
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落葉半

牀狂花滿屋

以上言園中
草木繁茂也

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

谷

後漢書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
莫不覩者漢陰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下

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劉向說苑
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
之是為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
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以為公名對曰

臣請陳之臣故畜犛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

愚公之谷言其試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言已位如隱士之居也

實非其好有隱遁之志也以下皆言隱居之事潘岳秋興賦曰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竹林之下論衡曰山

種栗栗名曰茂林蘭亭記云茂林修竹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幘道曰簪雖有

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陶潛歸去來辭曰門雖設而

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郭注云長關莊子曰與世違而心不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曰陸沉三春負耜相識五月披

裘見尋皇甫謐高士傳曰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

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子貢請行逆之隴端又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

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鎌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

之下林

抱樸子自序曰抱樸子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終日默然邦人咸稱為抱樸之士是

以洪著書因自號焉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悖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病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晉書葛洪傳曰洪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有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述異記曰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花嵇

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名醫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蔥傳咸紫華賦序曰紫華一名長樂花言已在長安既無求於當世又即境傷懷視園中花草皆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

舍憂也侯御而觴之廟鳥眩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喻已宜如飛鳥棲深林當若遊魚潛重淵今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其乃失其故性非所樂也

憂勞成疾也以下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皆言其寢疾之事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卒於家魏略

曰吳質字季重與徐幹等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鎮宅神以薤石厭山精而照鏡淮南畢萬術曰

埋石四隅家無鬼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曰石敢當顏師古注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今俗居當衝道猶埋石書石敢當其遺意也薤即埋字抱樸子登涉篇曰萬物之老者其精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注見第三卷詩搜神後記曰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撒甕去水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銅鏡在於甕

中覽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覽之意璞云撒覽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

鏡立出山精亦邪魅也注見枯樹賦屢動莊烏之吟幾行魏顗之命史記曰越

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病楚王曰烏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往聽之猶尚越聲也王仲宣登樓賦曰莊

烏顯而越吟左氏傳曰魏武子有嬖妻武子有疾命顗曰必嫁是妻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顗嫁之曰從其治

命言已去梁即魏常思故國疾病至於昏亂也薄晚閒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

之子椎髻梁鴻之妻謂已老幼皆入長安也後漢書曰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

不仕妻亦美志行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

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恒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

起妻怪問其故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慙色父子深恩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又曰梁鴻字伯鸞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更為椎髻者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按哀江南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滕王道序云信攜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老母也又謝趙王賡絲布啓云某息荀娘昨蒙恩賜是子山有幼子也又報趙王惠酒詩云穉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子山雖為羈旅老幼妻子並在於周矣 焦麥

兩甕寒菜一畦

馬汧督誅曰甕陳焦之麥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

風騷

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

後漢書張衡思立賦曰寒風淒而未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注云騷音脩王粲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

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漢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鵲常苦饑崔豹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齊南呼為懶婦

宋均曰促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詩疏絡緯鳴懶婦驚促織也驚懶婦者非蟬而云蟬嘶言促織之鳴

類蟬嘶也且以此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言已名蟲若懶婦魚矣

時也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

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吹噓謂吹竽也易坤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謂已仕梁承先

世之門有通德家承一作藏賜書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

深敬於玄履屐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云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誠鄉人侈其門閭矧

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門衛令容高車駟曰通
德門漢書叙傳曰班彪字叔皮與仲兄嗣共遊學家有
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
莫不造門門有通德者謂祖易為齊徵士若漢鄭公鄉
矣家承賜書者按梁書文學傳云庾於陵字子介博學
有才思有文集十卷弟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為於陵所
友愛又為東宮學士文集行於世於陵為肩吾仲兄
若班嗣矣子山承之大庾小庾又若叔皮孟堅也 或

陪玄武之觀時恭鳳凰之虛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三輔黃圖曰漢宮

殿有鳳凰殿西京賦曰鳳凰駕鸞也

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

漢書曰文

帝思賈誼徵之至八則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
釐祭餘肉也音僖揚雄作長楊賦三輔黃圖曰長楊宮
在今盤屋縣東南三十里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

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漢書張宴注云直宿所止曰廬本傳云父肩吾為梁太子掌管記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是其事也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

言梁武帝太清

二年侯景之亂也史記周本紀云伯陽甫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後漢書光武讚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注云大盜謂王莽篡位也西漢遭王莽之篡光武遷都洛陽建鄴遭侯景之亂元帝遷都江陵故云是矣

摧

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

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

部至邛樊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荆杜篤首陽山賦曰九坂菱靠而多艱言其多危難也

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

言聘於西魏也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餞

之易水高漸擊筑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漢書曰蘇武
字長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為典屬國
喻已出聘魏國
身留長安也
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言

西魏時有鄉關之思也古樂府有關山月秦川記曰隴
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淦因名萬石泉北
人升此而歌有云隴頭流水鳴
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

年之雪

水經注引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
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

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
客龜太卜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
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
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子山
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
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龜言此地之寒者言已時在西魏如客龜也鶴訝今年之雪者言元帝死若堯

崩矣按江陵陷在冬十一月至十二月魏人戕帝故以寒雪為言百靈兮倏忽光華兮

已晚言已壯年逢此喪亂光陰瞬息不雪雁門之跡先

念鴻陸之遠其間漢書段會宗為都護谷永閔其老予

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跡應劭曰跡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雁門又

坐法免為跡隻不偶也跡音居宜反易漸卦九三爻辭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

水為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為征為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

復也不雪雁門之跡者言已跡隻不偶也非淮海兮可先念鴻陸之遠者言已遠征不復反也

變非金丹兮能轉

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為蛤堆

微禽吾生獨不化抱樸子曰鄭君惟見投金丹之經又曰九轉內神鼎中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言國破家亡以致屈節非如淮海之內能變蜃蛤金丹之藥可轉烘爐蓋傷之也不暴骨於龍門終

低頭於馬坂

三秦記曰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

登者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而返又交州記曰有隄防龍門大魚登者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散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二語喻已不能死節致諒天造今昧昧嗟生民兮渾渾渾渾
易曰天造草
羅此辱也
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又曰渾渾沉沉孰知其前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竹杖賦

竹杖賦者庾子山哀憤之所為作也桓宣武平
荊州喻江陵之陷也楚丘先生信自謂也臺城
陷後信奔江陵仕於元帝江陵楚地故號楚丘
先生名父之子言父肩吾有盛名也雖有聞於
十室幸無求於千里者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故
無遠求也寡人有銅鑠靈壽以下喻魏周逼已
以仕也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者言已無情
於祿仕也世變市朝以下言身經亂離憂幹扶
疎以下言悲憂易老子此衰矣雖然有以謂國
破家亡之故伯玉何嗟丘明惟恥言不能死節
身存名辱也九棘龐眉至或非乖理明已非周
室親故不當蒙此恩禮也未復悲歌庾信之文
可謂篇篇
有哀矣

桓宣武平荊州

假設桓宣武以起賦端也宣武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

五更桓榮後也父藝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遭琅邪內史進鎮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貼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部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諡宣武侯世說云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江漢臨江王所治時梁元帝都江陵即荊州城也魏相安定公令于謹來伐遂陷江陵故假桓宣武平荊州為喻也溫別傳又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晉書桓玄書曰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又案晉康帝建元十二年三月姚襄入於許昌太尉桓溫討平之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執周成而歸是其事也

劉向新序曰昔者楚丘先生行桓帝公

一作

曰按晉書桓溫廢主立

威有不臣之跡至其子桓立始篡位稱帝以喻周文帝
宇文泰至其子閔帝始受魏禪時秦相魏為安定公江
陵之伐皆由於泰子山本梁朝舊臣故深怪之不引真
人但取桓宣武為比直稱桓帝下曰寡人宜其紫色蛙
聲耶可以觀文
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名父謂

侯景之亂子山奔江陵是為流離江漢也漢書蕭育傳
曰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左傳哀
六年楚昭王曰江漢灘漳楚及命引進乃曰噫子老矣
之望也杜預曰四水在楚界

鶴髮雞皮蓬頭歷齒鶴髮白髮也雞皮言其鵠也莊子
曰蓬頭突髻登徒子好色賦曰蓬

頭拳耳齟脣歷齒說文曰歷猶疎也迺是江漢英靈衡荆杞梓尚書曰荆
及衡陽惟

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左氏傳曰如杞梓皮草自楚往也雖有聞於十室

幸無求於千里

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寡人

有銅鑲靈壽銀角桃枝

常璩華陽國志曰巴地竹木之

曰靈壽桃枝劉遠注云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桃枝竹屬也出墊江縣二者可以為杖爾雅曰桃枝四寸有節

郭璞注曰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竹譜曰簣蓄射箇篠蔕桃枝魏書云武帝賜楊彪銀角桃枝一枚以章舊

德

開木瓜而未落養蓮花而不萎

干寶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

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辦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驚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盪綝車車為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掌指揮

嗤突之緜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緜按吳志緜廢亮立休懼因求出屯武昌休許焉武昌荆州地及下王敦皆在武昌故子山引之沈約宋書五行志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不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嚴者之儀鈴下主威嚴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亦見干寶搜神記及晉書五行志詩曰無木不萎萎槁也江陵之伐由岳陽安定諸君信所不悅引此二語妖異之迎仙客於錦市送游龍於葛陂

言於蜀郡而得此杖也益州記曰錦

里在益州南作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為市後漢書費長房傳曰壺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

謂其久死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乃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章懷太子注云波在今新蔡北

將以養老將以扶危

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

先生笑而言曰中國

明於禮義闇於知人心之憂矣

中國謂國中也言君國中雖明禮義而不知人

所以為憂也如葛覃之詩施於中谷毛傳以為谷中今反文蓋微辭也心之憂矣出詩

惟我生民

雖復疎條勁柘促節貞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能相

予此疾將予此身

說文曰柘桑也筠竹皮也後漢書曰仲秋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長尺端以鳩為飾鳩食不噎之鳥故取之一說漢高祖與項羽戰敗帝遁於澤中時鳩鳴其上追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作鳩杖以扶老劉向別錄有麒麟角杖賦言人之生老病死皆有常數雖勁柘貞筠之材

刻鳥圖麟之麗終不能延年却病是杖無所用也以喻高爵厚祿無所加於我矣 若乃世變市

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黯楚漢爭衡袁曹競逐

獸食無草禽巢無木

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年墓平漢書

項羽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魏志官度之戰袁紹軍大潰餘衆偽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

喻魏師至人如鳥獸無所依也

於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

於時以下喻江陵之陷西

魏將男女數萬口盡俘以歸也淮南子堯戒曰戰戰慄慄漢書魏勃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戰懼之甚也胡

馬哀吟羌笳悽轉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

留釧

李陵書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胡馬哀吟羌笳悽轉者言遠適異國有別離之慘也親友

離絕妻孥流轉者喻魏人分男女數萬口皆為奴婢獻
俘長安也漢書地理志曰龍勃有玉門關後漢書班超
疏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為
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一書并釵釧訪其家又陸機
羽扇賦云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言章華臺也史記
秦王坐章臺漢書云張敞走馬章臺街秦地亦有章臺
之名然無留釧知其謂章武臺也說文釧尺絹切臂環也寒關悽愴羈旅悲涼疎毛
抵於增繳脆骨被於風霜喻江陵之敗子山已留長安若失羣鳥也左氏傳曰羈旅
之臣班固兩都賦曰撫量鴻御增繳周禮曰增矢也鄭
康成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
聲之若切淮南子曰雁髮種種而愈落眉彭彭而競長
銜蘆而飛以避增繳
言梁亡之後已狼狽流離遂至衰老也左傳蘆蒲嬰曰
予髮如此種種予奚能為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彭潘

岳賦曰斑髻以承弁兮說文曰髻長髮焱焱也髻是所銜切又必周切眉髻髻者言眉之長垂如髮也

以憂幹扶疎悲條鬱結假竹之枝幹以明心七發曰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說

文扶疎宿昔儻醜俄然耄一作耄淮南子曰視毛牆西四布也

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醜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曰類醜言極醜也廣雅曰類醜也類音欺

儻醜當作類醜說文儻醉舞貌禮記曰八十曰耄爾雅曰耄老也郭璞曰八十為耄劉熙釋名曰七十曰耄頭

髮白髦髦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變也一作耄耄者周禮八十曰耄耄言其悲憂忽成醜老也

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酸蔑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顏

氏家訓引此云用論語題京兆人田鳳也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瑯琊姑幕人也永平中拜博士遷左中郎將

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臣瞿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代之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高誘曰陽文古之好女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左氏傳曰鵠茂惡杜預曰惡醜貌也言亂離改節悲憂易老如美貌化為醜人也阮嗣宗詠懷詩云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即此意也

潘岳秋興嵇生倦游

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

潘岳秋興賦序

曰於時秋也故秋興命篇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感秋而興此賦也趙至與嵇蕃書曰去矣嵇生永離隔矣漢書曰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也後漢書曰桓譚上疏言識記之非帝省奏不說其狀有詔會議雲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

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質答魏太子牋云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予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

左傳醫和曰非

鬼非食惑以喪志詩曰為鬼為蜮箋云蜮短狐千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中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言已之衰老乃為故國非有所惑若其淫溺惑亂有如鬼蜮乃可憂也

未

見從心先求順耳

見論語

伯玉何嗟丘明惟恥

莊子曰蘧伯玉行年

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論語曰左丘明恥之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按子山述懷詩云惟有丘明恥無復榮期樂丘拉虎捫熊子猶穉童觀形明之恥豈匿怨而臣其人耶

察貌子實悲翁

曹子建七啓曰批熊碎掌拉虎摧斑說文曰拉搦也聲盧合切捍擊也聲補買

切穉幼禾也聲直利切言已狀貌雖老搦虎擊熊尚如童穉之年翁已猶可有為憤辭也子貌雖少一老翁矣

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鄭司農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

而有刺也龐蒼雜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輦郎署見顏驄龐眉皓髮孔光謝病袁逢致仕

漢書曰孔光為太師稱病辭位太后詔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

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後為司空卒

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吳淠不朝楊彪喪子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

仲之子也高帝立為吳王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後漢書曰楊彪子脩字德祖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魏書黃初二年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及馮凡謁請之日便使杖入明公此贈

或非乖理

言如孔光以下此四君者竹杖之贈或非乖禮喻魏與周不當以爵祿與已也按上文稱

桓宣武為帝宣武自命孤寡而楚丘先生僅以明公稱之猶諸侯之禮矣先生乃歌曰秋藜

促節白藿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

林

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說文曰藜草也聲郎實切戴凱之竹譜曰杞髮苦竹促節薄齒說文

曰藿莖草也一曰拜營藿聲徒弔切又竹譜曰篠出魯郡堪為笙也又曰細篠大蕩書曰篠蕩既敷鄭注篠箭

也論語曰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漢書曰張騫使大夏見蜀布邛竹杖又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大夏之西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遂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言藜藿在野是其真性且可用以荷篠驅禽若竹之製以為杖而死者過半即莊子義臺露寢之義喻已無義於榮華而魏周強欲已仕哀其失故也

邛竹杖賦

寓意與竹杖賦同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三輔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即此竹矣劉逵蜀都賦注曰邛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

為杖戴凱之竹譜曰竹之
堪杖莫尚於邛邛其恭切

沉冥子遊於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

沉冥若子虛之屬
假立以為端也漢

書曰蜀嚴沉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曰蜀郡嚴君平
沉深玄默無欲幽深難測也揚子曰蜀莊沉冥李軌注

曰沉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邛竹出蜀巴蜀接壤故
云遊於巴山之岑爾雅曰山小而高岑郭云言岑蓋也

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
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高誘曰大夏西方之

山阮隃山名
山北曰陰 嫂娟高節寂歷無心霜風色古露染斑深

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 嫂娟見楚辭江淹詩曰寂歷
百草晦善云寂歷彫疎貌張

衡南都賦其竹則鍾籠篴篴篴刀叶反篴音謹廣韻曰
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

也自禁文不自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製以成龍之

杖漢書律歷志曰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為十二律王子年拾遺記曰岑華山在北海上有象竹截為

管吹之為翠鳳之鳴述異記作蔓竹神仙傳曰費長房以杖投葛陂中顧視則龍也又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

縣有漢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妻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青竹

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采滿堂俄而飛失杖乃御雙鵲還又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關下

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神仙傳曰蘇仙公嘗持一竹杖時

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歷拔條勁直璘斌色滋和諦傳記竹杖之成龍者多矣

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甘泉賦曰馬犀之璘琕注音斌埤蒼曰璘琕文貌也

晉灼曰瑞音幽向曰璘瑞寶物文采也說文曰滋益也
聲子之切輪車輪說文曰車有輻曰輪輪人作車輪之
人言扶杖則安步當車矣非有車輪之重也羽客羽人
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言待此不死之民以
相與也

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執末而

獻無因自持

楚辭大招曰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穆天子傳云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陟

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禮記曰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鄭注云從猶就也言少年
不可再得神仙亦復來遲於是謀於長者用操此杖矣
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者禮記曰獻杖者執末疏云末拄
頭地也拄地不淨不可嚮人故諸蔗雖甘不可以倚
執以自嚮持淨頭以授與人也
草木狀曰諸蔗一曰甘蔗按諸蔗對下彼藜知蔗之種類不一故云諸蔗若諸葛矣崔瑗杖銘曰諸蔗雖甘猶

不可杖曹植矯志賦曰諸蔗雖甘杖之必折彼藜雖實

言諸蔗類竹味雖甘而脆不可倚以為杖也

不可以美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未若處

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繁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顧也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舍於故人之家
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
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
不材之間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以
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高誘注曰材用也
又莊子云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言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且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
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之為用也明矣

魯分以爵

漢錫以年昔尚爾齒今優我賢

禮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几杖疏曰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是杖亦分以爵當云周分以爵豈以周禮在魯而云魯分也與漢錫以年者若漢書文帝賜吳王濞几杖不朝元后賜孔光靈壽杖是也昔尚爾齒今優我賢者設為爾我之辭言昔日尚爾為貴今受此分爵錫年之異數當優我杖者為賢也書橫几玉塵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

謂授杖

也周禮有司几筵之官鄭注云筵亦席也禮記曰席間函丈又云進几杖者拂之言書在几玉在筵而此杖與之不離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間尊卑之垂悅隨上前後也

下之遊紆

說文曰平土有叢木曰林沼池也軒曲輶藩車除殿陛也禮記曰尊卑垂悅鄭注云悅佩

巾也磬折則佩
垂授受之儀一
夫寄根江南嶽嶽幽潭傳節大夏悠悠

廣野

說文曰嶽大水也字同渺楚辭曰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戴凱之竹譜曰蓋竹生江南深谷中

蜀都賦曰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劉逵注云邛竹杖以節為奇故曰傳節也喻已昔本吳人今為羈旅猶竹杖

之根寄江南節傳大夏也
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為君座右之銘而

得與綺紳瑤珮出芳房於蕙庭

史記曰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

玳瑁簪刀劒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使大慙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讐亡命蒙赦而出作銘自戒常置座右曰座右銘說文曰綺文繒也聲祛彼切論語孔注云紳大帶詩曰報之以瓊瑤毛傳曰瑤美玉說文曰瑤美石也珮佩玉也即毛傳所謂雜佩者

珩璜琚瑤銜牙之類蕙芳草也蕙庭若蘭房矣子山本賦杖而引用好客報讐之事喻已不能如黃歇豪俠之舉珠履滿堂又不能如崔瑗報讐之後作銘自戒而悠悠無所用之僅如竹杖扶老而已意旨深長假比發端以攄懷舊之蓄念非徒賦印杖也

枯樹賦

枯樹賦者庾子山鄉關之思所為作也朝野僉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枯樹賦有碑貞觀四年褚遂良所書也

殷仲文

一本有者字

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

一作代唐本

異時移

出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

生意盡矣

續晉陽秋曰殷仲文字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桓玄平京邑棄郡

投馬玄甚悅之引為咨議參軍及篡位以佐命親貴桓玄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世說曰桓玄

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

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出為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

郡至富陽慨然嘆曰

至如白鹿貞松青牛文梓

十三州志曰燉

煌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因而得名燉煌郡蒼松縣漢武帝置南山有松千竇搜神記曰昔武王

伐雍州大神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犛牛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為青牛郭氏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繩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州錄異傳曰根祇秦文公伐雍州南山文梓木有青牛出走豐水矣根祇盤魄山崖表裏漢書鄒陽曰蟠木根祇蘇林曰祇音蒂張宴曰祇根下本也爾雅曰屋內為隩外為隩郭注云別屋表裏之名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爾雅又曰溪為屋郭云謂水邊也屋與崖字同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漢書曰武帝作賦悼李夫人其辭曰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昔之三河徙植

一作九畹移根南史宋武帝紀曰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

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漢書曰高祖委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東河南河內也史記曰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按光武都洛在河南劉備都蜀劉裕都建康國號曰宋皆社樹之應是其三河徙植之事矣後漢書西羌傳曰爰劍亡入三河間注云今比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亦稱三河與此為異也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王逸曰十二畝為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後漢書郡

國志梁國有睢陽縣地道記曰梁孝王築城十二里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睢陽曲九域志曰睢陽郡有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圍聲含嶰谷曲抱雲門漢書律

中有可室山雁池修竹園

聲含嶰谷曲抱雲門

漢書律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
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
聽鳳之鳴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
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周禮曰
大司樂雲門之舞鄭注云雲門黃帝樂言將雛集鳳比
木中含抱律呂之音也解音蟹字或作解將雛集鳳比

翼巢鴛

楚辭曰哀枯楊之寃雛王逸注曰生哺曰穀生
啄曰雛悲哀飛鳥生雛其身煩寃而不得出在

於枯楊之樹居危殆也禮瑞命記曰黃帝時鳳蔽日而
來止帝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不去宋書樂志曰鳳
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反言鳳
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晉書樂志曰吳聲十曲有
鳳將雛又步出夏門古辭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張
正見置酒高殿上詩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之義列異傳曰宋
康王埋韓馮夫妻宿昔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

上音聲感人又玉臺新詠載廬江焦仲卿妻詩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史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逼自誓不嫁投水而死仲卿聞之自縊於庭樹兩家合葬華山傍詩曰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臨風亭一作庭而吟鶴對月峽而吟猿飛鳥自名為鴛鴦

晉書陸機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郡國志已郡枳縣注曰華陽國志云有明月峽是也廼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樗

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文曰熊彪虎一作顧盼魚龍坳地不平也从土幼聲於交切

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蹙說文曰彪虎文論語云山節藻稅包咸曰節柄也刻鏤為

山稅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藻水草也說文曰感迫也聲子六切匠石驚視公輸眩目莊

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禮記鄭注曰公輸

若匠師也般若之於多技巧也趙岐孟子注曰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雕鎬始就剗剗仍

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

散亂煙霞

甘泉賦曰般倭棄其剗剗應劭曰剗曲刀也剗曲鑿也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張揖廣

雅曰陳寶孟勞馬氏曰楊剗剗剗刀也剗車奇反剗歸衛反剗又居綺反蒼頡篇曰鏟剗平也言巧匠得此樹

木窮致其功雕刻魚龍麒麟牙獸之狀錦花草樹煙霞之文極其眩爛也若夫松子古度平

仲君遷

左太冲吳都賦曰木則楓桺豫章松梓古度平仲君遷劉逵注云松梓二木名今云松子蓋轉

寫之誤或云松樹結實可食者也達又云古度樹也不
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
也廣州有之晉顧徽廣州記曰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
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炙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
之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王粲柳賦曰莖
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王粲柳賦曰莖
森梢以奮揚春秋傳曰山木不槎張衡東京賦曰山無
槎枿薛綜注云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李廵曰枿槁
木之餘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枿呂良曰枿斬去木梢也
森疏簪切音參梢所交切槎仕雅切又側下切枿五割
切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史記秦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驟至
避於松下因封為五大夫袁宏後漢紀曰馮異為人謙
退不伐每軍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常屏處大樹下軍中
號為大樹將軍上常分諸營吏士問
曰屬誰營耶皆曰願屬大樹將軍
莫不苔埋菌壓鳥

剝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顛於風煙

言已上諸樹為蟲鳥風霜所壞

也師古曰苔水氣所生蘇林曰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說文曰菌地輩也渠頊切

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

東海言東至於海也白木俗說密縣

東三里天仙宮有白松相傳軒轅黃帝葬三女處於今猶存按漢書地理志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豈其是

耶西河言西至於河也河源出於崑崙在西則河之所經汎稱西河也干寶搜神記曰南頓張助於田中種木

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

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

沱間一歲後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亦見風俗通蔡邕獨斷曰社者欲令

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
世說阮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
則社移矣北陸以楊葉為關南陵以梅根作治爾雅云高平曰陸大阜曰
陵北陸北方之地也楊葉為關未詳按爾雅楊蒲柳說
文曰柳小楊也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
遼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疑以木得名若榆中之關樹
榆為塞矣榆中漢屬金城郡南陵宣城縣名鮑照詩云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李善注稱宣城郡南陵縣矣
隋書地理志云宣城郡南陵梁置南陵郡又云宣城郡平
陳改為宣州楊炯李懷州墓誌銘序宣州刺史史云吳土
舊邑楚國先封江迴鵲尾之城山枕梅根之治又孟浩
然泊宣城界詩云火熾梅根治煙迷楊葉洲是梅根作
治當在宣城矣言東南西北四方有廟社關治以木得
名者

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

淮南王安招隱士序曰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劉琨扶風行曰繫馬長松

下發鞍 高岳頭 宜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漢書曰周亞夫屯細

柳以備邊在長安城西左氏傳 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 曰晉侯使詹嘉以守桃林之塞

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 異域猶木之拔本傷根也左氏

傳曰拔本塞源淮南子曰秦擄趙王遷徙之漢中房陵 思故鄉為山木之謳聞者莫不墮淚魏志曰曹公在洛

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移梨根傷而血出 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又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

張遵叔高去隅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 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白叔高

怒曰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 有白頭公長可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逆格殺之凡

殺四頭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安居均伐樹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淮南畢萬衍曰出而禍福互異矣火入空心膏流斷節老槐生火膏流斷節者膏謂樹脂也老樹汁出若橫洞口而歌臥頓山流膏矣說文曰膏肥也節竹約也

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一作文衰合體

俱碎理正中心直裂載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眊眊一作眊眊一作眊眊山

精妖孽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南方草木狀曰五嶺之間多楓木焉久則生癭瘤養生論曰頸處險

而癭李善注曰人居山險樹木瘤臨其上飲此水則患癭藏穿為蟲所穿抱穴為鳥所穴也蕪城賦曰木魅山

鬼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杜預曰魅怪物山海經曰山精如人面而有毛說文曰眊暫視貌聲失冉切賜

目疾視也聲施隻切抱樸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
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曰歧知而呼之即當自却一名
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
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五色赤角
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為害山中大樹精名
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枯木所作勿怪也又
大蛇名升卿山中寅日自稱虞君者虎也稱當路君者
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
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
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
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
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
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
日稱人姓氏者犬也稱成陽君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
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曰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
伏翼也且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

也玄中記曰山精如人頭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畫藏左氏傳曰地反物為妖說文作嫫云衣服歌謠草木之

怪謂之妖孽說文作蠱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蠱

况復風雲

一作雷

不感羈旅無

歸

言梁中興道銷已不能復歸也後漢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未

能採葛還成食薇

詩王風有采葛之篇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云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鰾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本傳云聘於西魏遂留長安是以小事使出也袁江南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又詩何但命出使不能為君効力屈節魏周也

沉淪窮巷蕪沒

荆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

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喻已思念故國遂至衰老猶樹

木之衰秋搖落枯朽時也

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

淮南子云

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淮南子者漢高帝之孫劉安所作也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號為淮南

子一曰劉安子自

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萬

一作里

槎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柏梁災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

之故帝作建章宮按建章宮起在柏梁既災之後是柏梁災非建章災也此云建章三月火者當是赤眉焚西

京宮室事後漢書建武二年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董卓傳卓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

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史傳既云焚滅無餘知建章宮亦被焚

矣按漢書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以其宮室之崇麗者故稱引之云三月火者按史記項羽至咸陽燒秦宮室三月火不滅此言三月特稱其火之大也博物志曰有居海島者每年見浮槎往來不失期遂賫糧乘槎而去至犯牛女星蜀郡嚴君平知之後知黃河與天漢通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

一縣花

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石季倫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又晉書云潘岳為河陽

令滿縣皆栽桃花言今日之煨燼漂流皆昔日之繁花密樹也

桓大司馬聞而嘆曰昔

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

以堪

桓大司馬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子元譙國龍亢人也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

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世說曰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

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淚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行經少時所種柳處皆十圍蹇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按桓溫為桓玄之父仲文為東陽太守在桓玄既敗之後子山所賦皆發已意假殷仲文以起賦端末引淮南王桓司馬以致一篇之意不必其同時也

傷心賦并序

傷心賦者雖傷弱子亦悼亡國也楚辭曰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哀江南子山二賦取諸此焉

予五福無徵三靈有譴

尚書洪範云九曰嚮用五福孔傳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

徵驗也又洪範云曰休徵孔傳云敘美行之驗也班固典引曰答三靈之繁祉注云三靈天地人也說文曰譴

謫問也聲去戰切

至於繼體多從夭折

左傳成二年說鄭靈公早死云天子蠻又昭十

九年子產云札瘥天昏是天為少死也尚書六極一曰

凶短折折皆是夭枉之名未昏曰折漢書五行志云草木

不同夭於表反折

時設反又之舌反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

亡沒

金陵喪亂蓋指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

羈旅關河倏然白首

謂留魏不歸也

苗而不秀頻有所悲

世說曰王戎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一女成人一

長

一作外

孫孩穉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傷即事追悼前

亡

既傷即事者傷其去梁即魏不能復歸也追悼前亡者傷今一女一孫并悼前金陵亡沒之男女也惟

覺傷心遂以傷心為賦若夫入室生光非復企及夾河

為郡前途逾遠

孝子傳曰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

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漢書杜周傳曰始杜周為廷史有一

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貲累巨萬矣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

哀祭之文

漢書曰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

有男數日失之其後趙飛燕姊嬀嬀妒婕妤退處深宮作賦自傷悼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好詞

賦常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

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書往往撫離騷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

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贊曰王莽篡位雄以耆老次轉為大夫雄恬於勢利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作太玄法言又按雄子揚烏九齡而通玄文早卒法言所謂吾家童烏育而不苗者也

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

注見下文
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烏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有詩云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心殊隔過商參又云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又晉書曰謝安字安石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有二子瑤瑛瑤襲爵官至瑯琊王友早斯既然矣言班揚王謝諸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斯既然矣人或以失寵自傷或以不遇哀祭或在北郭而懷歸或處東山至若曹而被命又並有夭折之事若此者既為傷心矣

王建王仲宣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封平原侯徙封臨菑侯貶爵安鄉侯改封鄆城侯

立為王徙封雍丘浚儀改還雍丘徙封東阿封為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又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曹子建集中有金瓠哀辭其序云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有行女哀辭其序云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又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徙居長安以西京擾亂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注云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按植與粲有贈答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又按王粲著傷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

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天而夙泯物雖存而
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懇求
鬼神之形影差幽冥而弗達淹佳徇以想像心
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
傳長虞

應德璉

王隱晉書曰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拜太
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薨咸贈何邵王濟詩序

云歷試無效且有家難親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
辟為丞相掾屬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瑒
集有別詩二首云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
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浩浩長流水
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
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劉韜之

母任延之親

晉劉韜母孫氏倬艱賦曰伊秉命之不辰
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墜悴以

抽心云云見藝文類聚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
人也為九江太守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

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按下文書翰傷切數語任延當作任咸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遂為其母辭又寡婦賦云孤女藐焉始孩是也書翰傷切文辭哀痛

千悲萬恨何可勝言

言曹子建諸君並有悲怨之詞也

龍門之桐其枝

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

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爾雅曰卷施草拔

心不死郭注云宿莽也離騷云夕零中洲之宿莽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

嗚呼哀

哉

賦曰悲哉秋風搖落變衰

宋玉九辨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哀所迫切魂兮遠矣何去何依

宋玉招魂曰魂兮來歸去君之恒幹

望思無望

歸來不歸

三輔黃圖曰武帝寤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漢書亦云顏師

古注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關鄉之東基址猶存招魂云魂兮歸來又

云歸來

未達東門之意空懼西河之譏

門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

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板蕩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

梁書武帝紀曰

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景師
至京哀江南賦所謂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
陵瓦鮮者也郡國志曰丹陽郡秣陵其地本金陵秦始
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建業
梁之所都故云金陵詩大雅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毛
云板反也瘁病也言厲王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
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鄭箋云蕩蕩法度
廢壞之貌塗炭見尚書應休璉與從弟書曰濟蒸人於
塗炭呂向曰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欲濟之
令出甚難也五郡兄弟三州父子俱詳見哀江南賦注
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項藉漢高帝也注見竹
杖賦喻侯景作亂天下分爭生民荼毒有如袁曹官度
楚漢鴻溝矣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當夏桀之時
鼎水忽沸後漢書朱穆上書曰養魚於沸鼎之中漢書
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曰

豺狼抗爪牙之毒呂延濟曰豺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

狼惡獸喻亂賊也以喻侯景矣

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

難或有以下言喪亂時男女亡沒也史記夏侯嬰傳曰

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欲棄孝惠魯元嬰常收竟載之

徐行面雍樹乃馳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蘇林曰

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

兒抱大人頸似縣樹也漢書師古注曰面偕也雍抱持

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

雍讀曰擁藏衣疑作載衣即斯干之詩所謂載衣之裳

載衣之楊列女傳云魯孝義保孝公稱之保母伯御殺

懿公自立求稱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

處伯御殺之保抱稱以逃史記程嬰取他兒負之衣以

文葆匿山中皆未設桑弧先空柘館禮記曰國君太子

似藏衣遭難也生三日卜士負之

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見左傳漢書班婕

妤賦曰痛陽祿與柘館今仍襁褓而離災服虔曰二館

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人惟一丘亭遂千秋春秋說題辭曰

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

丘者墓也廣雅云小陵曰丘潘岳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

而弱子夭乙巳葬於亭東西征賦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是也邊韶永恨孫楚長

愁邊韶後漢時人永恨未詳疑指無子或喪子事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

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經讀書晝日眠韶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

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後為陳相卒於官著詩頌碑

銘書策凡十五篇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按孫楚有和氏外孫道生哀文又有和氏外孫小同哀

文本賦序一作一外孫孩穉似引此又晉張壯武之心書云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字而早終

疾羊南城之淚流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為司空

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躋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應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詐稱詔召華遂害之躋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云張壯武者稱其所封之郡名也壯武本漢宋昌所封史記云封宋昌為壯武侯是也晉以其地封張華矣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晉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位至公而無子幽明錄曰羊祜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即亡

晉書地理志云泰山郡有南武城祜封南城侯又南城人故曰羊南城稱其邑居也痛斯傳體尋

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

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

爾雅郭注云芝一歲三華瑞草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姪

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左傳宣二年曰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命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刈倪制切音藝割也

之脩短哀哉已滿

脩短長短也潘岳西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短之命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

班固覽海賦曰運

鶴聲孤絕猿吟腸斷

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

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歌之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幽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餐世說曰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

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羸博之間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路似新安

漢書劉向曰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於羸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

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事出禮記師古曰羸博二邑在泰山潘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又傷弱子辭序曰予之長安次於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天感羸博之哀乃傷之 藤緘轆轤掩虞棺不

封不樹惟棘惟藥

魏志文帝紀曰其告郡國給轆轤殯欽裴松之注云轆音衛漢書高祖令

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轆歸其縣應劭曰轆小棺也今謂之積應璩百一詩曰轆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禮記曰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轆與轆古字通轆積小棺也虞棺瓦棺也藤緘柝掩謂為蔓草所縈掩以

無梢之木也魏都賦曰林不榘枿薛綜曰斬而復生曰
耕呂良曰枿斬去木梢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
藏之中野不封不樹顏師古劉向傳注云不封謂不聚
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爾雅曰終牛棘郭璞注云
馬棘也其刺粗而長雍門周曰墳天慘慘而無色雲蒼
蒼而正寒王仲宣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春秋文耀
鉤曰楚有蒼雲如霓郭璞爾雅注曰天形穹

隆其色蒼蒼况乃流寓秦川飄飄播遷况乃以下自序奉使
西魏羈留長安也秦

川西魏地也隴頭歌有遙望秦川從官非官歸田不田

之句趙至書曰飄飄遠遊之士沈約和謝宣城詩曰從官非官侶官音宦左傳曰官三

年矣亦讀為宦又如字世說曰劉尹之沒孫興公為之
誄曰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
事之心張平子著歸田賦

暮年

漢書西域傳曰阼以玉門陽關後漢班超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江淹別賦曰去復去兮長河湄已

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

自言鄉關之思已屬萬恨更兼悼亡其心愈傷也晉

書胡奮曰吾一女入於九天一子入於九地說文曰地有九重故曰九泉

至如三虎二龍三

珠兩鳳

三輔決錄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家三虎偉節最起世說曰謝子

徽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馬三珠未詳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北齊書崔陵侍中弟

仲文銀青光祿大夫同

並有山澤之靈各入熊羆之夢

周易說卦曰山澤通氣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箋云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生男爾雅

曰羆似熊而黃色

望隴首而不歸出都門而長送

辛氏三秦記曰隴西關其

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回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關中人以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漢書曰上徵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上車軸折父老曰吾王不返矣按元帝時都江陵故臨江王所治都門長送當引此事二語謂已使西魏遂不復歸序所謂羈旅關河倏然白首者也此下言一女一孫奄然立壤之事

對寶盤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

孔氏志怪曰盧充

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麋舉弓而射即中之麋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唱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襪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

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款款無辭崔即教內
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廊克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
為夫婦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
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教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
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克
便上車去如電追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推問知崔是亡
人而入其墓道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
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克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
三歲男兒共載克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
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
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
嘉異表神奇舍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
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
靈與祇何以贈予親金盃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
肝脾克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
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還就克懷衆

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盤
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盤
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
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盤著棺中今
視卿盤甚似得盤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
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
父曰春煙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
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後生
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亦見
干寶搜神記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
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
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攷宓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
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
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
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
變易竟八十二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揲之玄經

五十餘言而傳十二篇也揚子法言曰育而不
苗者其吾家之童鳥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石華空

服犀角虛菴

謝靈運詩曰揚帆采石華臨海志曰石華
附石可喫郭璞曰犀頭似猪瘕脚一角在

頭也抱樸子曰通天犀能殺毒續齊諧記
曰蔣潛至不期縣露一尸頭著通天犀蠹風無少女草

不宜男

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至日
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

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
矣須臾果有良風鳥鳴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

見魏志管輅傳裴松之注魏志云管輅字公明平原人
也本草曰萱草亦名宜男周處風土記云婦妊佩此花

則生烏毛徒覆獸乳空舍

師曠禽經曰慈鳥反哺張華
注慈鳥曰孝鳥長則反哺其

母大嘴鳥否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春秋繁
露曰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公羊傳何休注云乳必

跪而受之震為長男之宮巽為長女之位在我生年先凋此

地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傷已男女凋零也人生幾

何百憂俱至二王當作奉佛二郡奉道必至有期何能

相保世說二郡奉道二何佞於佛劉孝標注云中興書曰郗暗

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亮性好佛道崇脩佛寺

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

為遐邇所識亮弟準亦精勤惟讀佛經營治寺廟懷其

而已矣言雖奉佛奉道至生死之期不能相保也

零零颺馬秋草楚辭王逸注曰草死曰零木死曰落說文曰颺翔風也聲蘇合切去矣

黎民哀哉仲仁異苑曰賈亮字公閭妻郭氏為人凶妒生兒黎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閭輒

民見克外入喜笑克就乳母懷中嗚撮郭遙見謂克愛乳母即鞭殺之兒恒啼泣不食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晉書曰賈克子黎民生四歲而卒仲仁疑即仲雍曹子建仲雍哀辭曰曹皆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

翼羊祜之前識期張衡之後身

晉書羊祜傳曰祜年

五月而死

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蔡邕別傳曰張衡死月餘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

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一朝風燭萬古埃塵丘陵兮

何忍能留今幾人

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說文曰埃塵也聲鳥開切廣

雅云小陵為丘郭璞爾雅注云陵大阜也

象戲賦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進象經賦表云伏讀聖製象經并觀象戲是也北史王褒傳云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象戲之制其法不傳以賦按之蓋彈碁格五六博之遺意也楚辭曰琨蔽象碁有六博王逸曰以琨蔽作箸象牙為碁疑本此為象戲矣彈碁之制乃蹴鞠所變始自漢成帝帝好蹴鞠羣臣以為勞體非尊者所宜可擇似而不勞者劉向奏彈碁以獻之魏文帝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其局以石為之方五尺中心高似蓋形如覆盂上圓下方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梁簡文彈碁論序有完五全六八反四角之說格五之戲格五簍也行碁相塞謂之簍簍

有四采鑿白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前書吾丘壽王後漢梁冀皆善為之六博之戲投六箸行六棊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二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見於宋玉王逸鮑宏諸家今按賦中局取諸乾坤以為與二章明是上圓下方類彈棊局矣又按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蓋取十二之數明是用十二棊也歷諦傳記象戲之法蓋本諸此依文即事難可復尋又按周史及子山序賦明是武帝所制增衍之餘即為創造是用設此圖經并鳩觀試未必一如舊制今之雙六頗類古法而其數不侔愧非張華博物胥臣多聞上追覆局之能直擬看碑之識安能別其行陣也乎

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觀夫以下言萬物初生天地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莊子云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詩曰厥初生

民法凝陰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又曰君子以厚德

載物乾鑿度曰於當有綠簡既開丹局直正淮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於是字

洛出綠圖喻武帝制此象經理洞研幾原窮作聖繫辭曰夫如河圖洛書聖人之作也

易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若扣洪鐘如縣明鏡世說龐士元曰若不一扣洪鐘

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淮南子曰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鏡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據舒明指以示之

闔棺不恨矣以言聖人才智用之白鳳遙臨黃雲高映不窮如洪鐘任扣明鏡匪疲也

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後漢書賈逵曰左氏以為少皞氏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注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皞氏也以白帝朱宣有鳳瑞故云白鳳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云黃雲服虔曰黃帝以雲為黃雲

名官中官

可以變俗移風可以涖官行政

言此戲雖小可以喻大著

以為經如古聖鳥官雲紀可以圖治也

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

滿日暈重圓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

言其局上圓以象天

也王褒象經序云一曰法天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為先本于天陰數為先本於地是也按此云象天日月星下文言法地甘泉賦曰將郊上玄張揖

廣雅曰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天官書曰
虛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晉書天文志曰華蓋九星所
以覆蔽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漢書平帝紀曰安漢公
奏立明堂璧廳應劭曰明堂布政之官上圓下方璧廳
者象璧圓雍之以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
水象教化流行

似空城而未居

言其下方以法地也易曰坤為輿宋玉
大言賦曰方地為車說卦曰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注言其形也西京雜記曰高祖咸陽宮得方
鏡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影不例見以手捧心可見腸胃
五臟歷然無疑言其形若方鏡也空城未居促成文之
謂未嘗投箸行碁之時如空城未居人也

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

成文如一
刻為一

畫二畫三畫之類言刻畫成文如古龜龍之圖碁箸等
類又如兵馬行陣須人用之也淮南子曰馬之似鹿者

千金漢武內傳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抱樸子曰立夏帶六壬六甲之符於是摺笏當次

依辰就席

於是以下謂人用之也晉書輿服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事則摺之於腰帶所謂摺

紳之士者摺笏而垂紳也當次就席謂兩人對局之始列茶相當也如楚辭分曹並進之說王逸云分曹列偶

並進技巧投箸行碁轉相道迫使不得擇行也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

周禮曰王執鎮珪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周禮又云以蒼璧禮天鄭注云璧圓象天也方珪圓璧言局之

下方上圓迴轉言旋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王

曰珉玉蔽博箸是謂以玉飾之也曹子建七啓錯以荆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說文曰珉石之美者

南行赤水之符北使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

而馬白

南北東西蓋指四角謂行棊也王褒象經序曰四時以應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

之與此赤黑青白配南北東西同赤水即丹水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立

山未詳疑即立女授黃帝九宮戰法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青龍在左故云東道天文志曰東方蒼龍宿揚

子太玄曰東動青龍光離於淵范望注曰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桓譚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

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既舒玄象聊定金枰

玄象天象也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

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

格五鑒有四采鑒白乘五至五即格

不得行四方正色謂四采也五德相生若格五也王褒象經序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為天地日月星變通

則為水火金木土是也今之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雙六亦至五即格不得行

順行謂十二棊也言用此十二棊左轉右行如一歲之十有二月黃鍾之有十二律也若用二十四棊則

白黑各有十二矣李頎彈棊歌曰藍田美石清如砥白黑相分十二子韋應物歌云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

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魚豢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博物志

曰兔望月而孕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况乃豫遊仁壽行樂徽

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

雖復成之以手終須得之於心言帝於宴遊之暇觀象經而為此戲惟其得心

始應手也晉書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乃有方銅鏡知仁壽殿名也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

龍燭銜花金爐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

疑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或當申而

取未

楚辭曰日晏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

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雪賦曰燎薰爐兮炳明燭顏師古曰猶豫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麝善登木此獸性多

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

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麝音几易鄭注曰

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毛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王褒象經序曰律呂以先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八卦

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錯綜參伍細玩熟尋不知至離取坎在子取未臨戲象形如對坎卦而衝離卦

或當申時而
取未時也

春賦

春賦以下庾子山仕南朝時為東宮學士之文也。滕王逌開府集序以為太清值亂離之後承聖遭軍火之餘，揚都有集百不一存。江陵之文無遺一字，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周代著述合二十卷。今集中所載頗雜南朝舊文，殆逌所云揚都之集百不一存者耶？當宇文集序之曰：地限南北，故所撰止魏周時文及隋唐一統之後。其江南遺藁時或猶存好事者增入舊編，今之所謂庾子山集其非滕王故本可知也。且子山自入魏而後大抵皆離愁之作，觸景傷懷，似此諸賦辭傷輕艷，恐非羈臣所宜觀。其文氣略與梁朝諸君相似，晉安湘東所賦題頗類之，蓋當

時宮體之文徐庾並稱者也至其歷魏任周閔
姬思毫得南朝之精微窮北方之枝葉蓋有騷
人之風非孝穆所能及也於詩亦然今皆附摭
管見為之列序諸篇謂是在梁之作云爾梁
簡文帝集中有晚春賦元帝集有春賦賦中多
有類七言詩者唐王勃駱賓王亦嘗為之云效
庾體明是梁朝宮中
庾子山創為此體也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上還過宜春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
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宜春
苑中三輔黃圖曰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
杜縣東近下杜又有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荆楚歲
時記曰立春之日悉剪綵為鶯戴之帖宜春二字傳咸
鶯賦曰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皆取宜春之義

也西都賦曰披香發越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披香殿飛燕外傳曰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是漢宮闕名有披香殿也論語包咸注曰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作春衣當謂天子內官主織服者

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

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

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石崇有金谷園思歸引

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

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

楚辭

王逸注曰蘭香草也沈休文詩曰遊絲映空轉

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

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

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

起建河橋於富平津

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漢書武帝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駐之又孝成趙皇后傳曰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三輔黃圖曰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好貴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椒壁楚辭

釵朶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年拾

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乘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鸞鳳之重乃止而不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墮馬髻風俗通曰墮馬髻者側在一邊唐段柯古髻鬟品云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仙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髻同心髻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鬟欣髻又有假髻合德有欣愁髻貴妃有義髻魏武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魏明帝有函煙

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段氏眉將柳而
言髻鬟者多其餘在子山之後者不備錄焉

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苔始綠而藏

魚麥纔青而覆雉

周處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師曠禽經曰澤雉啼而

麥齊張華注云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隴也

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

之水

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鳳

凰臺夫婦止其上一旦隨鳳凰去故秦氏作鳳女辭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移戚里

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

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

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

豐石榴聊汎蒲桃醅蜀都賦曰蒲桃亂漬石榴競裂廣雅曰石榴若榴也南都賦曰

棗裏若榴扶南傳曰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上林賦注云郭璞曰蒲桃似燕莫可作酒漢武帝外傳曰西王母下降帝設葡萄酒魏文帝云葡萄釀以為酒甘於麴麥善醉博物志曰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醅普活切音潑醅鋪杯切音丕李白詩曰蒲桃初醅蓋本此也

芙蓉玉碗蓮子金杯朝野僉載曰西魏文帝造二款器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

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為鳬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款器庾闡斷酒賦曰椎金疊碎

玉新芽竹筍細核楊梅說文曰筍竹萌也范汪祠制云仲春薦竹筍臨海異物志曰楊

梅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晉書

熱熱時似梅其味甜酸

曰石崇有妓名綠珠美而豔善吹笛漢書曰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釭

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淥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漢書

音義曰管以玉為之不惟竹也宋玉曰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趣高誘

曰淥水古詩也張衡觀舞賦曰裾似飛鸞袖如迴雪袁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觀佳人之王儀更炙笙

簧還移箏柱毛詩曰吹笙鼓簧爾雅云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後漢侯瑾箏賦

曰急絃促柱月入歌扇花承節鼓班婕妤詩曰裁為合變調改曲

疑時節周禮協律都尉射雉中郎漢書曰李延年為協中春擊土鼓

賦又秋興賦序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射雉

中郎蓋潘岳也。停車小苑，連騎長楊。三輔黃圖曰：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校獵，其下命武

士搏射禽獸。天子登此以觀焉。金鞍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埽分朋

入射堂。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為鞍鑲以金銀，瑜石又云：紫金為花以飾其上。

考工記曰：工人取材，柘為上，許慎曰：南方谿子蠻，柘弩皆善射也。馬是天池之龍種，帶

乃荆山之玉梁。

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秦州有馬池，源出嶠冢山。韓子曰：卞

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王子年拾遺記曰：玉山其石五色而輕，北有玉梁。豔錦安天鹿，新

綾織鳳凰。

天鹿獸名，言織成綾。錦上有鳥獸之文也。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

河邊多解神。

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

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方招攜之水濱洗祓遂
因水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皙進
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
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
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劔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
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十
五斤左遷摯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荆楚歲時記曰
虞為陽城令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三月三日士民
並出江渚池沼間鑲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董勳問禮
為流觴曲水之飲鑲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俗曰人日
鑲金薄為人貼屏風戴於頭髻起自晉代賈充妻李
夫人云俗人入新年改舊從新也釋名曰衫芟也衫末
無袖端也領頸也以壅頸也亦言總領衣體
為端首也東皙近遊賦曰戴穿領之疎巾百丈山頭

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

不如花

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謂晡時晡奔謨切音逋申時也言白日將欲西匿遊人不醉無歸春水

照人有如明鏡春花撲鼻可代薰衣也

七夕賦

兔月先上羊燈次安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金羊燈火不須

然觀牛星之曜景視織女之闌干

周處風土記曰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

星當會天漢中夾夾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便拜而有乞也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

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古樂府云月沒參

橫北斗闌干於是秦娥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燕逶迤闌干橫斜貌

姓秦

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毛詩傳曰窈窕幽閒也荀悅漢紀曰趙

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飛燕袁宏賦云曳羅裙以徘徊為鳳翼之逶迤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為

邑人王仁妻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

焉嫌朝妝之半故憐晚飾之全新

言麗妻佳人早時梳妝至此已嫌其半舊

矣晚復飾之其新妝為可愛也此時併捨房櫳共往庭中縷條繫而貫

矩針鼻細而穿空

說文曰櫳檻也聲盧紅切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內時

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又曰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已習之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蟾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

巧

金匱要略

卷一

燈賦

梁簡文帝集中有
看燈賦有列燈賦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

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禮
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

瓊鉤半上若

木全低

瓊鉤月也若木日也謂月上日落也鮑照翫月詩曰始見城南樓纖纖如玉鉤淮南子曰建木

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
木有十日其華照地

牕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

漢官典職云漢省中皆胡粉塗
壁宋玉諷賦有云蘭房之閨

翡翠珠被流蘇羽帳

楚辭

招魂云翡翠珠被爛齊光漢書曰駙馬赤珥流蘇張衡
東京賦曰飛流蘇之騷殺摯虞決疑要注曰天子帳以

流蘇為飾羽
帳注見下文
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
陸剏鄴中記曰石季

龍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
像讚者皆二十二言高施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

意所欲也梁簡文詩云織成屏風金屈膝
是也鮑照行路難云七綵芙蓉之羽帳
卷衣秦后之

牀送枕荆臺之上

吳均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
樂府題注云秦王捲衣言咸陽春景

及宮闕之美人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高唐賦云楚襄
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
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客聞君
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漢書邊韶遊章華臺賦
曰楚王遊雲夢之澤之荆臺之上
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

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蛭膏照灼動

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

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淮南畢萬術曰取蛭脂為燈置火

中即見諸物述異記曰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腫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鑒謂之夜光王子年拾遺記曰昔

秦始皇為塚飲天下壤異於海中作玉象鯨魚啣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王筠詠燈檠詩

云百華耀九枝

鳴鶴映冰池 蛾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

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况復上蘭深夜中山醕清

顏師古漢

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鄭康成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

楚妃留客韓

娥合聲

嵇叔夜琴賦曰王昭楚妃李善注云歌錄曰石崇作楚妃嘆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

驚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聲也

低歌著節游絃絕

鳴嵇叔夜琴賦曰鵲難游絃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采或

雙花而並明

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寄言蘇季子

應知餘照情

戰國策曰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妻以無燭故常先至掃舍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妻何妨於處女妻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乃西說秦王與之上卿

對燭賦

梁簡文帝元帝集中並有對燭賦

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

後漢班超傳贊曰咫尺龍沙注云龍

沙沙漠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即北陵西隄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史記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山索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祖孫登詩云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蓋關燈前衿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塞苦寒之辭也

取燈花持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

謂夫婿遠行婦製征衣須對燭也衿音下

浪反衣袈又矚衣竿也杜甫詩云翡翠鳴衣衿王子年拾遺記曰王母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說文曰檠榜也聲巨京切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燼高疑數翦心濕暫難然銅

荷承淚鐵鉞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

得錢

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曰至乃集螢映雪注引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

雜西京雜記云陸賈應樊將軍曰夫目矐者得酒食燈
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
有徵大運帳寒檠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鄴中記曰
亦宜然蓮帳寒檠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石虎造流
蘇斗帳上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盛腕囊盛以異香帳
之四面皆作十二香囊采色爛耀筠籠竹火籠也東宮
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大被熏籠三
衣熏籠三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熏籠賦方言曰南楚
江沔之間籠謂之箒或謂之箒陳楚宋魏之間謂
之庸君今熏籠是也說文曰絮敝綿也聲息據切傍垂
細溜上繞飛蛾王子年拾遺記曰西王母與昭王遊於
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
膏然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
上此蛾出於團丘之穴憑氣餘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
蛾以合九轉神丹謝朓光清寒入燄暗風過楚人纓脫
詠燈詩云飛蛾三四繞

盡燕君書誤多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魏略曰鬱金香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魏文帝有芙蓉池詩

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

崔豹古今注曰辟惡車秦制也按辟

惡香名當是香車也博物志曰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

所之不禮其使久留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
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衆相似帝不悅以
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
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
者登日並瘥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
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
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晚星沒芳蕪歇還
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月乃歇

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魏文帝芙蓉池詩云乘輦夜

行遊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鏡賦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

楊泉物理論曰水之精氣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列子曰日出

之初大如車輪說文曰車有輻曰輪以下言天之燕噪轉夜為晝燕噪鳥驚美人起而梳妝乃照鏡也

吳王烏驚御史

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平二十六步秦

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空城雀云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漢

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玉花簾上金蓮帳

裏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簾陸劇鄴中記裏曰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統

囊裏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十二香囊采色亦同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晃

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言美人之晚起也說

文曰釧臂環也陳思王樂府云皓腕約金環繁欽定情詩云綰臂雙金環皆是物也一名條脫真誥晉世萼綠

華贈羊權金玉條
脫各一枚是也

宿鬟尚卷殘粧已薄無復脣朱纔餘

眉顰靨上星稀黃中月落

言美人未梳妝時也劉熙釋名曰脣脂以丹作之象脣赤

也宋書云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後遂效為梅花粧楚辭大

招云靨輔奇牙紅笑媽說文曰靨頰輔也洛神賦云靨輔承權或說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粧其風流於

後世按梁簡文帝詩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當時已有之矣然不知起自何代也酉陽雜俎曰如射月者謂

之黃鏡臺銀帶本出魏宮魏武上雜物疏曰鏡臺出魏星靨鏡臺銀帶本出魏宮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枚

能橫却月巧挂迴風

却月言鏡之形圓似月也爾雅曰迴風為飄郭注云旋風也

垂匣外鳳倚花中

謝眺詠鏡臺詩曰對鳳懸清冰垂龍挂明月

鏡乃照膽照

心難逢難值

西京雜記曰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

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鑊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

字

鄴中記曰石虎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下有純金蟠龍雕飾大戴禮曰武王踐阼于鑑為銘焉銘曰見爾

前慮爾後云云刻千年之古字者言銘之相垂久也

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

鳴劉敬叔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飛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

止遂乏死韋仲將為之賦其事國語曰海鳥爰居范泰鸞鳥詩序云昔罽賓王得鸞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得

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觀影而鳴一奮而絕按鸞鳥似鳳爰居亦似鳳故臧

文仲祀之今云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飛燕

外傳曰昭儀上姊三十六暫設粧奩還抽鏡屣競學生

情爭憐今世鬢齊故眉平猶剃廣雅曰其上連髮曰鬢剃眉者謂減去眉

毛以畫飛花塼子次第須安塼主緣切音專字或作甄

代之也飛花塼子朱開錦躑躅黛蘸油檀左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斥候躑伏躑

徒臘反疏云躑行也朱丹色謂躑行之處用錦繡為之

有丹色也釋名曰黛代也減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

也草木蟲魚疏云脂和甲煎澤漬香蘭裴啓語林曰石崇廁常有十餘

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唐陳藏器

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釋

名曰脂砥著面柔滑如砥石也香澤者人髮恒枯悴以此濡澤之也鹽鐵論曰毛牆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蘭香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芳量枚乘七發曰被蘭澤張銑曰蘭澤以蘭漬膏者也

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

說文曰髻總髮也聲古詣切鬢頰髮也聲必刃切言

美女對鏡挿花量度其髻鬢之長短也

懸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

京西

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粉絮即俗粉撲用綿為之也言釵梁用粉絮拭之其色光明也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暫

看絃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襪真成箇鏡特相

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鴛鴦賦

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鳬類也雌雄未常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梁簡文帝元帝集

中並有鴛鴦賦

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

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

魏志曰初明帝為王始納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

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外聽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列子曰韓娥歌音繞梁古詩有妾薄命

篇又曰空見鴛鴦之相學還歌眼而淚落

言空牀獨守之時見茲匹

鳥觸物傷懷也

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

漢書曰蕭何薨高后

乃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師古曰鄼南陽縣也王韶南雍州記曰粉水蕭何夫人漬粉處也漢書云張敞為婦畫

眉長安中傳京兆眉憮

况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

乘風

沈約詩曰刷羽同搖漾注刷理也

共飛簷瓦全開魏宮

魏志文帝問周宣曰

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黃門令奏宮人相殺俱棲梓樹堪是

韓馮

搜神記曰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奪之妻密遺憑書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得其書以

示左右蘇賀對曰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陰

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
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妻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
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
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
木生於二冢之端旬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
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
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
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
有韓憑城其歌
謠至今猶存
若乃韓壽欲婚溫嶠願婦玉臺不送胡

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牀之難守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

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
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
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躑躅捷絕人踰牆而
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暢悅有異於常後

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克計武帝惟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克秘之以女妻壽劉孝標注云郭子謂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又世說云溫嶠從姑劉氏女美托嶠覓壻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壻難得看得如嶠比何如姑曰何希汝比也後少日嶠報云已覓得壻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壻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蕩子賦

陳思王詩曰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十餘年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乃離別之辭也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史記曰秦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

萬衆北逐戎翟隴水恒冰合關山唯月明一作唯明月秦州記隴頭

歌隴頭流水分流四下念我行況復空牀起怨倡婦生

役飄然曠野樂府有度關山曲離古詩曰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

離難獨守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紗牕獨掩羅帳長垂鮑照詩曰羅帳空卷舒新箏不弄長笛

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閨謝莊月賦曰乃清蘭路肅桂苑劉逵吳都賦注曰吳有桂

苑羅敷總髮弄玉初笄樂府曰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列仙傳

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劉熙釋名新歌子夜舊舞前溪

曰笄繫也所以繫冠使不墜也

晉書樂志曰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
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前
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寰宇記云前溪在烏程
縣東入太湖謂之風渚夾溪悉生箭筈晉車騎將軍沈
玩家別後關情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徐幹詩云自
於此別後關情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君之出矣明
鏡不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
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
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璇璣圖詩序曰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年十
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妒嫉滔
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
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滔將鎮襄陽邀
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
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為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輝
目縱廣八尺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

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遂發蒼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盛禮迎蘇氏歸於漢南

思好愈重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劉鑠擬行行重行行云流

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螢崔豹古今注云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前日漢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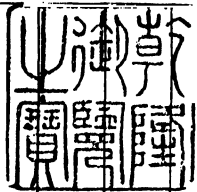
章臺聞道夫婿定應迴漢使即京兆尹張敞漢書所謂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

兆眉顰是也又云張敞走馬章臺街手中還欲燥愁眉即刺開逆想行人

至迎前含笑來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越布手巾一枚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閔太后憐之

閔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閔泣後漢書梁冀傳云梁冀妻孫壽作愁眉啼粧言閨中思婦念夫婿將歸

轉憂成喜也



庚子山集卷一終